發啓的生人對法佛

黃素貞

一、初學佛學時，內心的感應

在尚未學佛前，對於自身的生活狀態，人常常會流於不滿和怨悔，因此便覺悟到在心性的鍛鍊與涵養上一定不夠深刻；但自從接觸到佛法之後，才知道這都是我以往所造作的妄念與，我怎能怨誰？我唯一可作的，就是從今以後斷卻一切妄念攀緣，然後平心靜氣地去接受以往所造惑業的果報；不能希冀提早受完，也不能怨恨此苦爲何還不趕快完結。一希冀，一怨苦，便會重新再造妄念，如此苦恨便相續不斷。所以一個人能如實地活在現在，一切均不執著，一切當了了分明，全心全意去處理事物，人生便處處都很有滋味了。從此以後，我不該貪戀過去，不該追悔過去；不希冀，不懸想將來，念念如實，才能過著人間眞實的生活。世事無常，但是如果能眞知無常，即常；心靈的純淨，能使人間處處呈現出靈感，天地之間，只是渾然的大化在流行著，只是春夏秋冬在遞變著，如此而已，就如此而已。純純淨淨，隨大化共行，這便是無我的生活，也是美感的生活。

人常常會受到外界的影響，遇到善事便喜、便慰，遇到惡事便怒、便憂。所以佛法中勉人勇於捨離煩惱，就是針對人的積習泥陷而言；而這些積習泥陷（即所謂執著），實出自人的識心，若捨識心的造作，就可以證眞心。由於煩惱的本質是涵有一種欲捨離染汚的願望，所以說「煩惱即菩提」。因此人就應該從內心中自求貞定恆常，凡自己不願怒、不願憂的，便要使自己可以不怒不憂。面臨困難問題或自己心中一有癥結時，應該抱著一種欣然的態度去另謀對策，有興趣的話，就必須跟它周旋到底，並給予徹底解決。如果煩惱不可解，那自然便被打敗了。不過，當人陷於生命的痛苦深淵時，固然是一種極深的痛苦，但是卻在此處會反照出心的本性與本願來；由痛苦，便能使人自證他原是不要這種負向的流轉；由此反凸顯了人本心的清淨光明，而啓人以向上的一機。所以，人的生命，仍是必須直透心源，然後才得以貞定。這就是指人無論是在逆境或順境之中，都要修道，而且在順境時的主動進修，才更爲切要。

二、佛陀如何感召人

佛經上說：「凡有心者，皆得作佛」，我不禁訝然，我是否眞能成佛呢？若我不能努力修慧，將那惡慧淨治了，使淨慧充分成長起來，而到達圓滿的佛慧，那不是白白辜負了這顆心麼？

「阿含經」說：「以世間有此慚愧二法，與六畜不共。」慚愧，是從內心中產生的悔愍，是從人類應有的關係中，傾向於善的（人或法），拒遠於惡的（人或法）。慚愧爲道德的意向，傾向於善良；多多親近善知識，聽聞正法，制伏煩惱，都從慚愧而來。要有向善遠惡的自覺—慚愧，這才算具足了人的資格、成佛的可能。

有一句話「信爲欲依，欲爲勤依。」很能教人要上進，人是最能耐苦的，祇要他所做的事情，能自覺有意義，那麼即使任何艱苦的情況，均能忍受，毫不猶豫。欲是意願，是企圖達成某一個目標的希望；勤是精進，是以積極的行動去努力完成。從意願而起精勤，即是從內心的願望，引發實踐的毅力。當人出於自動自發時，則剛健勇敢的力量即由此發出，在實行菩薩道時，難行能行，難忍能忍，就是由此剛毅中而來。這足以顯現出人心的特點，人性的尊嚴。

人，只要是活著，不論他想什麼辦法，都是無法逃避人生；不管是在村鎮裡，還是在大都會裡，我們都必須面對人生而生活。眞正的生活是要把握眼前的瞬間，不是對已經消逝了的過去去作回想，也不是對未來去作夢想。一個生活在眼前的瞬間中的人，所過的才是眞正的人生，而他也是最快樂的人。有人問佛爲什麼他的弟子們過著簡單平靜的生活，每天只吃一餐，卻如此精神煥發？佛說：「他們不悔既往，不冥索將來。他們生活在現前的時間中，因此他們都神采奕奕。愚蠢的人又冥索未來又追悔過去，就像碧綠的蘆葦在驕陽中被割斷一般，一下子就枯萎了。」這實在是很重要的：不論在做什麼事情的時候，動手也好，動口也好，日常起居也好，從事工作也好，都要時時刻刻念茲在茲，對自己的每一舉動要了了分明——或臥或立，或坐或行，或安眠，或曲臂伸腿，回顧前瞻，穿衣吃飯，語默動靜，大小便利，一切的活動，我都必須時時刻刻了了分明於我所作的每一個動作。也就是說我必須生活在當前的瞬間中，在現前的行爲中。這並不是說不應想到過去、未來，相反的，凡是與我自己的行爲有關的方面，一樣可以想到過去、未來。

此外，佛陀還傳授一種發展心智的方法，

是關係我們的一切感受，像：愉快的、不愉快的、既非愉快亦非不愉快的。舉一個例子來說：比方我正經驗到一種不快樂而悲哀的情緒，在這種情況下，我的頭腦模糊不清，情緒低落，有時候，我甚至會不明白爲什麼會有這種不愉快的情緒。第一，我先得訓練自己不爲不愉快的情緒所左右，不要爲了煩惱而益增煩惱。而且設法弄清楚爲什麼會有不愉快、煩惱或悲哀的情緒及感覺發生，設法審察它是如何生起的，生起的原因爲何？以及如何消失？如何止息？要以一種客觀的態度去觀察審度它，不要有絲毫主觀的反應；應該要像科學家在觀察事物一樣去觀察我的心，清清楚楚地看到它的眞實性質，那樣就不會對它的情感、情緒與各種狀態產生意象。我必須承認，我常常不敢或羞於觀察自心，所以會常常逃避現實。其實我應當勇敢而誠懇的去正視自己的心念，就像在鏡中看自己的臉一樣。一旦看出心的本質，它如何生起？如何消失？心中對這些情緒就漸漸的變得冷靜淡然，而超脫自在。對於一切感受和情緒都是如此，這樣便能夠如實地了知萬物的本來面目了。

由此看來，在人性中所含攝的一分佛性，應該把這分佛性擴充、淨化，即能與佛同等。怎樣是佛？概略的說，它具足：大智，大悲，大雄三事。我們要不斷淨化私我的偏執，擴大那德行的對象－即從人的德行而發展成佛的智慧德相。這應從發菩提心－即從願欲心開始，這願欲心就是引發精進心的來源。在這深刻的理解與懇切的欲求中顯出信心。是從理智所引起，而又能策發意欲的。信以心淨爲體性，這是眞摯而純潔的好感與景慕；它能使內心歸於安定澄淨，所以說如水清珠的能清濁水一樣。信心一起，心地便能純淨而安定，沒有疑惑，對三寶充滿了崇仰的眞誠。這些都是由於見得眞，信得切，所以必然會要求自己從實踐中去

實現佛法。

人的生命力發展到強大時，能忍辛耐苦，不折不撓，勇猛精進。而染淨錯雜而不純的識心，如能善用充沛的生命力，轉化爲成佛度生的大悲願、大精進，使他一直勇往直前，那麼究竟圓成時，即是成佛的大雄、大力、大自在了。太虛大師的「人成即佛成」，即是「即人成佛」－由人修學成佛的法門。故佛法是轉染成淨，轉識成智，一切都要從眞知卓見以立其本，使一切獲得良好的精進。人類學佛，只是依人的立場，善用人的特性，不礙人間正行，而趨於佛性的完成。

三、佛法啓發人生的意義

人生的意義何在？這是一個大問題。人從生到死，到底在追尋什麼？我從那裡來？我來了要做什麼？死後，我又往那裡去？我們既然活著，要怎麼樣才能活得更好，更具有意義？人生總不能沒有意義，即使是不完善，不正確的，也總會有些意義，以安慰自己的心靈，而一直活下去。佛經上說：「（財物）積聚皆銷散，（名位）崇高必墮落，（春屬友好）合會要當離，有生無不死。」這是有名的「四無常偈」。修學佛法，首先應擴大心胸，去我私意；因爲學佛，應從高處看，大處想，從佛法的信解中，將「徒自憂苦」的無意義事，徹底放下。佛法的一貫精神，是以智化情，如能徹底反省，在深切明白教理下，痛下決心，對於那無謂的憂思，自然會鬆淡下來。時時懺悔，而且唯有充滿信願而懇切的懺悔，才是走向新生的無比力量。同時，如果能時時稱念佛菩薩聖號：以清淨心，稱念清淨的聖號，將雜念排擠出去，雜念自然會停息下來。心地漸漸平靜，不但憂苦漸除，佛菩薩的感應道交，也由此而得。心地一清淨，頓覺無邊光明，喜樂充滿，因而，個人的情緒及身體，都會不求好轉而自

然好轉過來。人生這個過程，也將會因佛法的自我修習中，而得以觀照，得以提昇。佛曾經說：「你們要『身苦心不苦』」，心苦的解除，是自己作得主的。我覺得「身苦心不苦」，是佛陀最慈悲、最方便的教法！不知佛法，不依佛法而行的人，身苦會引起心苦，心苦會引起身苦，小苦會演變成大苦；而了解佛法、依佛法而行的智者，身苦不會引起心苦，也絕不因心苦而引起身苦；小苦不會變成大苦，反而大苦可以化小苦，小苦化爲無。可是心苦的消失，雖不一定就沒有身苦，然而修持有力者，確能做到身苦的解除。從心不苦而做到身不苦，這才是佛陀最徹底的救濟，可作爲我們的理想目標，而努力去實現。這主要的關鍵在：「一、通達因果事理，深信業報，不爲苦痛所擾亂，不顚顚倒倒的自作瘡疣。二、懺悔罪業，求佛菩薩加被，多集善根來滅輕苦惱。三、修習禪觀，這是由心轉身的有力方法」（註一）。佛一再的開示我們：「人生難得」。人特有德性、智力、毅力，在佛的誘導下，經修持而進展到高度，就能突破人生的一般困境。依佛法，唯有人類才能發起出離心，發起菩提心，從現實的緣起事項中，悟入超越的絕對。到達這一境地，人生雖然還是人生，可是這時的人生當下即是永恆，無往而不是自在解脫。任何事我們總要求去實現，由于要實現，才能使生命呈現出絕對實在的意義。確認「人生難得」，人生的意義，就充分的表現出來，所以應好好的珍惜這一生，好好的利用這一生，好好的發揮這一生，而不要辜負這一生。因此，我們說，人生，不但有意義，人能發現意義，更能實現絕對的永恆意義。即人生而直通佛道，人生是何等的難得！

四、心是一切法的主導者

世間的事物，約而言之，可分爲心、生命

和物三方面，各自顯現出不同的特色：像生命總是自求其舒暢，而事物總是隨其不同色身而自求貞定。至於心則總是自求其虛靈顯理。心的虛靈，就是萬有本體的形式（譬如鏡），心的具有顯現衆理－就是萬有本體－的性能（譬如照）；而具有爲求永恆無限，更不待言。

然而，生命的暢發，不能沒有心靈的滋潤；否則生命便只是一團混沌的盲流，落在蒼茫宇宙之中爲造化所撥弄，而終竟無有意義。而物的凝聚貞定，也同樣不能不靠著心來肯定它的價值，靠著生命來抒發它的輝光，然後物才能有它莊嚴的氣象靈秀的風姿；不然宇宙便只是一場頑鈍的黑暗，荒涼死寂的宇宙。

佛陀認爲心靈是一切外在行爲和語言的根本，有了良善的意志和智慧的思惟，才能產生良好的言行；沒有靈敏的智慧和平靜的心地，就無法客觀地辨別一切事物。在因果經中說到「一切造善惡，皆從心想生。是故眞出家，皆以心爲本。」心靈是一切德行的根本，在般若經裡面有兩句話可以用來說明心靈是人類最偉大的潛能，因爲衆生的心靈中具有無量的智慧和功德，所謂「一心菩提，萬行之本」，「一心具足萬行」。一切法依他因緣而存在，存在得如此，是經過我們的心識作用，可以說：心識爲因，事物是果。心爲一切事物的存在因素，當然就要影響一切了。惟此心之大，能包羅天地萬物，華嚴經說：「心如工畫師，能畫諸世間」。楞嚴經中更說到「世界與山河，皆是心中物」。由此可見行爲的善惡，都是由於心力；所以人要向善行善，首先要從心地改造起。在禪定的修爲中，就是要把心力集中起來，不讓它紛亂散動，如此心就逐漸安定下來；心定了，便會使我們的身心發生超越常態的力量。如能以定而集中心力，不散亂，不昏沈，便會現出無比的力量。推而廣之，世間所有的一切文化活動、科學進步等，都依於心力的推進

。

我們的心，若向智慧，向慈悲，向光明，向和平，便會領導行爲向善道走；人生便能得到眞幸福，世界也造成清淨與安樂。維摩經說：「心淨則國土淨，心淨則衆生淨。」佛法的目的，要從心的淨化引發行爲的清淨，趨向世界的光明與清淨。

五、佛法對心性的啓發與鍛鍊

佛說一切法，如標月指，直指心源，百千法門，同歸方寸。凡夫俗子所迷者，迷此；佛菩薩之所悟者，悟此。此心，即眞如、佛性，又是衆生清淨覺地，是成佛種子。觀經上說：「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」。此心，能生萬法，爲萬法之本。我輩凡夫，起心動念，舉手投足，皆在造因，楞嚴經說：「諸法所生，惟心所現。一切因果，世界微塵，因心成體。」一切世間出世間法，皆由心造。國土淨穢，成聖成凡，決定於自己心性的迷悟染淨，所以我們應該不怨天，不尤人。種何種因，得何種果，然而因因果果，不出一心。我們修學佛道，必須認識自己的本來面目，是即所謂「識自本心，見自本性」。寶雲經說：「一切諸法，心爲上首。若知於心，則能得知一切諸法。」如果心中不起妄念，則各種情緒和暴裂現象便不存在，因此，一個人假如能修鍊到心裡不起妄想分別，他便不會對順境起貪求，也不會對逆境起憎恨，沒有貪求和憎恨，就沒有任何煩惱，人生、老、病、死的各種苦痛便都消失了。所以說：「一切法中，心爲上首。若善知心，悉解衆法。種種世間，皆由心造」。（勝天王般若波羅密經）因爲衆生均有貪愛、憎恨和無明，所以我們不必要將這些無限的心智局限於肉身上，當我們破除了我執和法執後，無限的心智便顯出它的妙用了。由此說來，「心遍一切處，一切處遍心」。心智法門是斷除煩惱的捷徑

，而且是佛法的核心和精髓，這一個法門能將人類自身最偉大的潛能發揮出來，而使人了脫生死，斷除煩惱，獲得了無限的智慧和能力。如果沒有啓發心智，縱然具有了各種禪定功夫、神通和戒律，也是無法斷除煩惱而了生脫死的。

在這知識爆漲、動盪不安的時代裡，知識和技能都在不斷地革新，今日所學習的技能和知識，再過不久又將會不適用了。所以我們惟有不斷鍛鍊靈敏的心智，發揮最大的「學習轉移」（Transfer of learning），才可以適應萬變。若能了悟一心，則一切法門悉能冥合貫通。佛遺教經上說：「制心一處，無事不辦。」這很重要，因爲一顆開放的心靈，即具有無限的可能性，任何的事物皆能接收而不受阻礙。虛靈而廣大的心懷，正是佛陀所想要昭示于我們的。

有一件事很值得一提，從前五祖弘忍大師，午夜傳法，爲六祖惠能大師解說金剛經。剛一說到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一句，六祖啓言：「和尚，何期自性，本自清淨。何期自性，本不生滅。何期自性，本自具足。何期自性，本無動搖。何期自性，能生萬法。」五祖聞言，深知他已悟本性，便開示說：「不識本心，學法無益。若言下識自本心，見自本性，即名大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。自古佛佛，惟傳本體，師師默付本心，令汝自見自悟。」兩位祖師的法語，足以啓發我們後學者至大且深。此外，六祖惠能大師從前在曲江縣大梵寺開講六祖壇經時，開口第一句便是「善知識，菩提自性，本來清淨，但用此心，直了成佛。」我們知道本性雖然清淨，同時還須從體起修，淨用其心，不爲妄想執著所染汚。

「心器常淨，常見佛身。若心濁器破，則不得見。」（華嚴經），對於初學佛者，在識得身心世界皆是幻相，歷境驗心，把聲色貨利

等一切妄念一齊放下，多念幾聲佛號，多讀幾卷佛經，或冥坐靜室，修習止觀；如是念佛，方能一心不亂，如是讀經，方是實益，如是修習，由定發慧。在出曜經裡說到「身被戒鎧，心無慧劍者，則不能壞結使元首，若不觀心，妙慧成就，則不能斷無明根本」。由此可知，修持戒律，才能啓發心智，進而徹底斷除一切無明和煩惱。在明心見性以後才可以遠離一切虛妄執著，使見聞正確。因爲沒有眞智慧，多聞容易虛妄分別，執著名相。「若無眞智慧，多聞妄分別，斯人不解義，如器安知味。」（六波羅密多經卷九）在顯性論中也說到「一念見性者，見性是凡聖之本體，普徧一切，而不爲一切之所傾動。在染不染，而能辯染；在淨不淨，而能辯淨。」也就是說，在啓發心智以後，能不爲一切事物所動。處在染境中不被汚染；在淨境中也不著淨相。啓發心性，才可算是眞正的超出三界火宅，解脫一切束縛，向人生的眞諦趨進，漸入至善至美之境。所以佛陀說：「一切事物，心是主要。善亦由心，成就亦心。苦心清淨，言行亦善。」（見須讀塞那第五頁）

明心見性，則可以成就無上智慧，更可以通達各種眞理，使三寶不斷。「欲知菩提眞實性者，當了自心。苦了自心，即了菩提。」（守護國王陀羅尼經）。由此，我們曉得：啓發心智的圓覺法門是一切眞理中最深奧、最寶貴的，它能夠破除一切煩惱無明，成就最高智慧和無漏善法。「覺心則理現，理現則智圓。」（華嚴疏鈔卷二十七）明見心性，再了解光明清淨的心性能生出一切智慧，使修學的人產生無限量的般若智慧，脫離生死的彼岸，而達到不生不滅的彼岸。華嚴經說：「心性是一，如來所悟，惟是一法。」諸佛如來，本來就是從修習心性而成正覺。學佛第一件大事，就是認識本心，即是認識自己的本來面目。我們初學佛

者，如果要想直入如來地，就要修持清戒、禪定以伏心惑，修慧觀以斷心垢。

當我們能從愈多的角度去欣賞事物或瞭解現象時，我們的人生便愈豐富，愈美滿。而這種眞善美的境界，只有在我們的心性修養到達了某一種水準後才能實現的。因此，心智對於人生眞是再密切不過了。唯有當我們心中不起妄念，而且不受任何偏見的習氣所干擾時，觀察事物才能趨於客觀，並使人生漸趨圓滿。在菜根譚中也曾提到「心虛則性現，不息心而求見性，如撥波覓月。意淨則心清，不了意而求明心，如索鏡增塵。」心中不起妄念的人自然可以明見心性，隨處而安，怡然自樂。

六、佛法對人類生活的影響

在學佛時，首先要了解佛教的道理，依照佛理去做，便能使自己的德行修好，身心清淨，使家庭中的其他人覺得你貪心淡，瞋恚心薄，對人慈愛，做事更加負責。對於個人的修身，佛法的開示是正信、正念、正智三大法門。經上說：「信以心淨爲性」。信心與淨心，是不能分離的，眞的信心現前，內心是極其清淨的，煩惱無由產生，一切善心顯現，憂苦也自然消失了。在信心裡，是充實而平安的。而念是「繫心一境」，使心繫著於境，在一個特定的境相上轉。如心在一個境上轉，不分散，不動亂，心就歸一；心歸一，心就寧定了。但眞正能究竟解脫的，是正智－般若；惟有眞理的正智，才能將煩惱徹底掀翻，自心清淨，而生死中的一切憂苦，才能獲得究竟解脫，種種的「我痴」、「我慢」、「我見」、「我受」的根源，就漸漸在自身中獲得改善，「見靜」與「欲靜」也能消除。

眞正根本的解脫，是智慧，通達緣起性空的智慧。「有三種智慧是極重要的：1.「以智化情」，了解緣起的事理眞相，不爲境相所惑

亂。2.「以智契理」，以智契理便能遠離迷妄。3.「以智與悲」，能照見一切皆無自性空，也就能了達一切如幻如化。（註二）知道幻化的一切都是從因緣而有，也就能發起無我的同體大悲心。從無我智慧中發起的慈悲，才是大慈悲，也可說是眞正的「仁」。透過這三種智慧的不斷修習與自悟，又使自己力求清淨，愼獨戒定，誠心誠意，就能從身語的如法，推究到舉心動念的清淨。

因爲人生現實境遇的煩惱，大體上都是被兩種基本障礙所困惑：第一：被各種心理狀態的情緒和妄想所煩惱，所謂我執，又名我障。第二：深受一般現實的知識所障礙，所謂法執，又名所知障。人因爲不能自知自見心性寂然常住的實相，所以一般的病根，是在自己的心裡充塞了無邊的情見—意、必、固、我，不能虛心到「空空如也」。因此希望大家都能透過佛法來開發我們的妙明眞心和道眼。佛很明白的昭示我們，我們不能開悟自性，得成正覺，都是因爲被客塵煩惱所誤。衆生與佛本來都是一樣圓滿的，祇是因爲我們自無始以來，即被妄想牽纏，長久處在世間輪廻中流轉不停，佛已除滅一切妄心，圓滿自覺，自性眞常，朗然獨妙。我們的自性本來是清淨圓滿，祇是由於有了妄心的分別作用，便由自己來遮蔽它，才會遭受沈淪而輪廻於六道。

對於自身人格的淨化來說，擇善固執，嚴格修身，身體力行，之後自然能獲得身心的淨化，從外而內，再使心念淨化。淨化到了極點，便能通達無礙，然後身心就能自在。這樣圓滿菩提正覺，才是第一妙法。這個功夫很難，是需要一步一步的慢慢做起，從追尋妄想的起滅，達到妄念不生，返還到澄澄湛湛的心境實相。這樣定力愈久，自性心光便能發生朗耀，一切妄想妄念猶如一股混濁的流水，漸漸得到澄清；定力愈久，心境便愈能達到清淨無濁，

光明無瑕的狀態。眞的，祇要我們能不斷地自我策勵，有了信解之後，更要努力做去，以達明心見性，證悟無上佛果菩提。

七、結語

唯有心靈的開發與自現，才能使生命呈現無限的自由；在紛擾的世事中，若能持有一顆清明的心，則必將有助於此世，無論對人、對己，都有莫大的功德。宋儒要人「於靜中體念喜怒哀樂未發之中，是何氣象？」這種精神的涵養，的確能教人從小事做起，進而統攝體悟到全體宇宙之心。現在，試問自己有沒有這樣的悲願，要不要想得到清淨，這是一個先決的問題。其次，就是立起悲願來，照著悲願去實踐修行，苦幹實幹。默坐澄心，無論是體認天理或者是深入禪定中，這是自我清明寧靜的不二法門。

附註：

註一、妙雲集下編佛法是救世之光P二七〇印順著民國六十二年八月版。

註二、妙雲集下編佛在人間P二四〇印順著民國六十年十一月重版。

——本文榮獲余家菊研究獎學金

「觀世音菩薩」全像徵求助印

精繪莊嚴「觀世音菩薩、金童、玉女」全像，首次製版，以對開（約75公分×42公分）銅版紙彩色精印，助印每幀新台幣二十三元（美金〇·六元），敬請十方善德隨喜贊助！

並承「鄭傑實業公司」提供仿象牙精彫藝品，贈送給最熱心支持助印的前五位善德！

倡印連絡處：台北郵政一〇二四一號信箱。

郵政劃撥一〇五四三八「鄭文煌」帳戶。

海外請利用「國際郵政滙票」或美金支票。